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百二十六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晉王滅燕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三月梁王以亳州刺史李思安爲北路行軍都統將兵擊幽州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驕侈貪暴常處幽州城不固築館於大安山曰此山四面懸絕可以少制衆其棟宇壯麗擬於帝者選美女實其中與方士鍊丹藥求不死悉斂境內錢瘗於山顚令民間用堇泥爲錢又禁江南茶商無得

入境自採山中草葉爲茶鬻之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逼焉仁恭杖守光而斥之不以爲子數李思安引兵入其境所過焚蕩無餘夏四月己酉直抵幽州城下仁恭猶在大安山城中無備幾至不守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又出兵與思安戰思安敗退守光遂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小喜元行欽將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戰爲小喜所敗虜仁恭以歸囚於別室仁恭將佐及左右凡守光素所惡者皆殺之　甲子梁王卽皇帝位　劉守光旣囚其父自稱盧龍留後遣使請命秋七月甲午以守光爲盧龍節

度使同平章事　冬十一月義昌節度使劉守文聞
其弟守光幽其父集將吏大哭曰不意吾家生此梟
獍吾生不如死誓與諸君討之乃發兵擊守光互有
勝負天雄節度使鄴王羅紹威謂其下曰守光以窘
急歸國守文孤立無援滄州可不戰服也乃遺守文
書諭以禍福守文亦恐梁乘虛襲其後戊子遣使請
降以子延祐爲質帝拊手曰紹威折簡勝十萬兵加
守文中書令撫納之
三年冬十一月劉守文舉滄德兵攻幽州劉守光求
救於晉晉王遣兵五千助之丁亥守文兵至盧臺軍

爲守光所敗又戰玉田亦敗守文乃還
三年夏五月劉守文頻年攻劉守光不克乃大發兵以重賂招契丹吐谷渾之衆合四萬屯薊州守光逆戰於雞蘇爲守文所敗守文單馬立於陳前泣謂其衆曰勿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之直前擒之滄德兵皆潰守光囚之別室栫以叢棘乘勝進攻滄州滄州節度判官呂兖孫鶴推守文子延祚爲帥乘城拒守兖安次人也　六月劉守光遣使上表告捷且言俟滄德事畢爲陛下掃除幷寇亦致書晉王云欲與之共破僞梁　秋七月甲子以劉守光爲燕王　九

月劉守光奏遣其子中軍兵馬使繼威安撫滄州吏
民戊申以繼威爲義昌留後　冬十二月劉守光圍
滄州久不下執劉守文至城下示之猶固守城中食
盡民食墐泥軍士食人驢馬相噉騣尾呂兖選男女
羸弱者飼以麴麪而烹之以給軍食謂之宰殺務
四年春正月乙未劉延祚力盡出降時劉繼威尚幼
守光使大將張萬進周知裕輔之鎭滄州以延祚及
其將佐歸幽州族呂兖而釋孫鶴　劉守光爲其父
仁恭請致仕丙午以仁恭爲太師致仕守光尋使人
潛殺其兄守文歸罪於殺者而誅之　秋八月以劉

守光兼義昌節度使

乾化元年春二月盧龍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燕王守光既克滄州自謂得天助淫虐滋甚每刑人必置諸鐵籠以火逼之又爲鐵刷刷人面聞梁兵敗於柏鄉使人謂趙王鎔及王處直曰聞二鎭與晉王破梁兵舉軍南下僕亦有精騎三萬欲自將之爲諸公啓行然四鎭連兵必有盟主僕若至彼何以處之鎔患之遣使告於晉王晉王笑曰趙人告急守光不能出一卒以救之及吾成功乃復欲以兵威離間二鎭愚莫甚焉諸將曰雲代與燕接境彼若擾我城戍動搖

人情吾千里出征緩急難應此亦腹心之患也不若
先取守光然後可以專意南討王曰善　夏六月燕
王守光嘗衣赭袍顧謂將吏曰今天下大亂英雄角
逐吾兵彊地險亦欲自帝何如孫鶴曰今內難新平
公私困竭太原窺吾西契丹伺吾北遽謀自帝未見
其可大王但養士愛民訓兵積穀德政旣脩四方自
服矣守光不悅又使人諷鎭定求尊已爲尚父趙王
鎔以告晉王晉王怒欲伐之諸將皆曰是爲惡極矣
行當族滅不若陽爲推尊以稔之乃與鎔及義武王
處直昭義李嗣昭振武周德威天德宋瑤六節度使

共奉冊推守光爲尚書令尚父守光不寤以爲六鎮實畏已益驕乃具表其狀曰晉王等推臣臣荷陛下厚恩未之敢受竊思其宜不若陛下授臣河北都統則并鎮不足平矣上亦知其狂愚乃以守光爲河北道采訪使遣閤門使王曈受旨史彥羣冊命之守光命僚屬草尚父采訪使受冊儀乙卯僚屬取唐冊太尉儀獻之守光視之問何得無郊天改元之事對曰尚父雖貴人臣也安有郊天改元者乎守光怒投之於地曰我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直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尚父何足爲哉命趣具卽帝位之儀械繫

瞳彥羣及諸道使者於獄既而皆釋之　秋八月燕
王守光將稱帝將佐多竊議以爲不可守光乃置斧
鑕於庭曰敢諫者斬孫鶴曰滄州之破鶴分當死蒙
王生全以至今日敢愛死而忘恩乎竊以爲今日之
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鑕上令軍士冎而噉之鶴呼
曰百日之外必有急兵守光命以土窒其口寸斬之
甲子守光即皇帝位國號大燕改元應天以梁使王
瞳爲左相盧龍判官齊涉爲右相史彥羣爲御史大
夫受冊之日契丹陷平州燕人驚擾　冬十月晉王
聞燕主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卜年吾當問其鼎矣

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晉王遣太原少尹李承勳往承勳至幽州用鄰藩通使之禮燕之典客者曰吾主帝矣公當稱臣庭見承勳曰吾受命於唐朝爲太原少尹燕王自可臣其境內豈可臣它國之使乎守光怒囚之數日出而問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王能臣我王則我請爲臣不然有死而已守光竟不能屈十一月燕主守光集將吏謀攻易定幽州參軍景城馮道以爲未可守光怒繫獄或救之得免道亡犇晉 戊申燕主守光將兵二萬寇易定攻容城王處直告急於晉 十二月甲子晉王遣蕃漢馬步總

管周德威將兵三萬攻燕以救易定
二年春正月德威東出飛狐與趙王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於易水丙戌三鎮兵進攻燕祁溝關下之戊子圍涿州刺史劉知温城守劉守奇之客劉去非大呼於城下謂知温曰河東小劉郎來為父討賊何豫汝事而堅守邪守奇免冑勞之知温拜於城上遂降周德威疾守奇之功譖諸晉王王召之守奇恐獲罪與去非及進士趙鳳來奔上以守奇為博州刺史去非鳳皆幽州人也先是燕主守光籍境內丁壯悉文面為兵雖士人亦不免鳳詐為僧奔晉守奇客之

丁酉德威至幽州城下守光來求救二月帝議自將擊鎮定以救之　三月周德威遣裨將李存暉等攻瓦橋關其將吏及莫州刺史李嚴皆降嚴幽州人也

夏四月周德威白晉王以兵少不足以攻城晉王遣李存審將吐谷渾契苾騎兵會之李嗣源攻瀛州刺史趙敬降　五月燕主守光遣其將單廷珪將精兵萬人出戰與周德威遇於龍頭岡廷珪曰今日必擒周陽五以獻陽五德威小名也既戰見德威於陳援槍單騎逐之槍及德威背德威側身避之奮撾反擊廷珪墜馬生擒置於軍門燕兵退走德威引騎乘

之燕兵大敗斬首三千級廷珪燕驍將也燕人失之
奪氣
均王乾化三年春正月丁巳晉周德威拔燕順州
晉周德威拔燕安遠軍薊州將成行言等降於晉
二月丙申晉李存暉等攻燕檀州刺史陳確以城降
三月甲辰朔晉周德威拔燕盧臺軍 乙丑晉將
劉光濬克古北口燕居庸關使胡令圭等犇晉 燕
主守光命大將元行欽將騎七千牧馬於山北募山
北兵以應契丹又以騎將高行珪爲武州刺史以爲
外援晉李嗣源分兵徇山後八軍皆下之晉王以其

弟存矩爲新州刺史使總之以燕納降軍使盧文進爲裨將李嗣源進攻武州高行珪以城降元行欽聞之引兵攻行珪行珪使其弟行周爲質於晉軍以求救李嗣源引兵救之行欽解圍去嗣源與行周追至廣邊軍凡八戰行欽力屈而降嗣源愛其驍勇養以爲子嗣源進攻儒州拔之以行珪爲代州刺史行周留事嗣源常與嗣源假子從珂分將牙兵以從　夏四月晉周德威進軍逼幽州南門壬辰燕主守光遣使致書於德威以請和語甚卑而哀德威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雌伏如是邪予受命討有罪者結盟

繼好非所聞也不答書守光懼復遣人祈哀德威乃以聞於晉王　己亥晉劉光濬拔燕平州執刺史張在吉五月光濬攻營州刺史楊靖降　六月壬申朔晉王遣張承業詣幽州與周德威議軍事　辛卯燕主守光遣使詣張承業請以城降承業以其無信不許　秋七月甲子晉五院軍使李信拔莫州擒燕將畢元福八月乙亥李信拔瀛州　晉王與趙王鎔會於天長　九月燕主守光引兵夜出復取順州　冬十月己巳朔燕主守光帥眾五千夜出將入檀州庚午周德威自涿州引兵邀擊大破之守光以百餘騎

逃歸幽州其將卒降者相繼　盧龍巡屬皆入於晉燕主守光獨守幽州城求援於契丹契丹以其無信竟不救守光屢請降於晉晉人疑其詐終不許至是守光登城謂周德威曰俟晉王至吾則開門泥首聽命德威使白晉王十一月甲辰晉王以監軍張承業權知軍府事自詣幽州辛酉單騎抵城下謂守光曰朱温篡逆余本欲與公合河朔五鎮之兵興復唐祚公謀之不臧乃效彼狂僭鎮定二帥皆俛首事公而公曾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役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裁王憫之

與折弓矢爲誓曰但出相見保無它也守光辭以它日先是守光愛將李小喜多贊成守光之惡言聽計從權傾境內至是守光將出降小喜止之是夕小喜踰城詣晉軍降且言城中力竭壬戌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帥妻子亡去癸亥晉王入幽州 十二月庚午晉王以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兼侍中以李嗣本爲振武節度燕主守光將犇滄州就劉守奇涉寒足腫且迷失道至燕樂之境晝匿阬谷數日不食令妻祝氏乞食於田父張師造家師造怪婦人異狀詰知守光處幷其三子擒

之癸酉晉王方宴將吏擒守光適至王語之曰主人何避客之深邪并仁恭置之館舍以器服膳飲賜之王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　晉王欲自雲代歸趙王鎔及王處直請由中山眞定趣井陘王從之庚辰晉王發幽州劉仁恭父子皆荷校於露布之下守光父母唾其面而罵之曰逆賊破我家至此守光俛首而已甲申至定州舍於關城丙戌晉王與王處直謁北嶽廟是日至行唐趙王鎔逆謁於路

四年春正月戊戌朔趙王鎔詣晉王行帳上壽置酒

鎔願識劉太師面晉王命吏脫劉仁恭及守光械引就席同宴鎔答其拜又以衣服鞍馬酒饌贈之己亥晉王與鎔畋於行唐之西鎔送至境上而別　壬子晉王以練紖劉仁恭父子凱歌入於晉陽丙辰獻於太廟自臨斬劉守光守光呼曰守光死不恨然教守光不降者李小喜也王召小喜證之小喜瞋目叱守光曰汝內亂禽獸行亦我教邪王怒其無禮先斬之守光曰守光善騎射王欲成霸業何不留之使自效其二妻李氏祝氏讓之曰皇帝事已如此生亦何益妾請先死卽伸頸就戮守光至死號泣哀祈不已王

命節度副使盧汝弼等械仁恭至代州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張溥曰劉仁恭少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攻城軍中號劉窟頭素懷大志嘗自言夢大幡出指端年四十九當秉旄節後果雄盧龍言若符驗顧其性最反覆始背李匡威兄弟附晉王克用晉破匡儔命主幽州未幾復背晉附梁朱全忠表用於朝既移師擊魏爲梁所攻則更求附晉陰詭若此宜即鈇鉞豈容久據强燕築宮大安山以老乃王誅未彰子禍先作則守光爲患也

守光上烝父妾仁恭笞而逐之不卽顯戮猶云
姑息李思安兵至竟乘虛入城令李小喜元行
欽虜仁恭歸囚於別室老牛未忘舐犢孑不
憚食父其時仁恭流離蒺棘朝夕莫保視朱溫
旋枉王鏻匿帳僅愈一死耳守光幽父益驕遽
稱帝號將謂嚴君可囚六鎭氣懾然天下豈有
無父之國哉晉人謀陽推守光以稔其惡其韓
魏驕智伯之策乎抑大逆無赦罪狀明白晉為
盟主鎭定輔行直討亂賊義聲遠揚卽不徘徊
俟之師濟必克也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競出燕

人望風送款守光懼乞降於張承業承業不許求援契丹契丹不應皆曰彼無信故也賊子棄本又負信見疑不祥之人所在而窮非闔室就死何以謝天下哉李小喜佐守光爲逆復背之先降小人狙詐且不若馮廷諤然反覆故智彼亦適用仁恭父子之術也劉守文痛哭舉義齎志而殞守光二妻忼慨入地命不自繇傷哉乎是誠不幸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七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後唐滅梁

唐昭宗天祐元年夏閏四月更命魏博曰天雄軍進天雄節度使長沙郡王羅紹威爵鄴王

昭宣帝天祐二年秋七月庚午夜天雄牙將李公佺與牙軍謀亂羅紹威覺之公佺焚府舍剽掠犇滄州

三年　初田承嗣鎮魏博選募六州驍勇之士五千人爲牙軍厚其給賜以自衞爲腹心自是父子相繼

親黨膠固歲久益驕橫小不如意輒族舊帥而易之自史憲誠以來皆立於其手天雄節度使羅紹威心惡之力不能制朱全忠之圍鳳翔也紹威遣軍將楊利言密以情告全忠欲借其兵以誅之全忠以事方急未暇如其請陰許之及李公佺作亂紹威益懼復遣牙將臧延範趣全忠全忠乃發河南諸鎮兵七萬遣其將李思安將之會魏鎮兵屯深州樂城聲言擊滄州討其納李公佺也會全忠女適紹威子廷規者卒全忠遣客將馬嗣勳實甲兵於橐中選長直兵千人爲擔夫帥之入魏詐云會葬全忠自以大軍繼其

後云赴行營牙軍皆不之疑　正月庚午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弓弦甲襻是夕紹威帥其奴客數百與嗣勳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遂闔營殪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詰旦全忠引兵入城　羅紹威旣誅牙軍魏之諸軍皆懼紹威雖數撫諭之而猜怨益甚朱全忠營於魏州城東數旬將北巡行營會天雄牙將史仁遇作亂聚衆數萬據高唐自稱留後天雄巡內州縣多應之全忠移軍入城遣使召行營兵還攻高唐至歷亭魏兵在行營者作亂與仁遇相應元帥府左司馬李周彝右司馬符道昭擊之所殺

殆半進攻高唐克之城中兵民無少長皆死擒史仁遇鋸殺之先是仁遇求救於河東及滄州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將三千騎攻邢州以救之時邢州兵纔二百團練使牛存節守之嗣昭攻七日不克全忠遣右長直都將張筠將數千騎助存節守城筠伏兵於馬嶺擊嗣昭敗之嗣昭遁去義昌節度使劉守文遣兵萬人攻貝州又攻冀州拔蓨縣進攻阜城時鎮州大將王釗攻魏州叛將李重霸於宗城全忠遣歸救冀州滄州兵去四月丙午重霸棄城走汴將胡規追斬之　五月丁巳朱全忠如洛州遂巡北邊視戎備

還入於魏　秋七月朱全忠克相州時魏之亂兵散據貝博澶相衞州及魏之諸縣全忠分命諸將攻討至是悉平之引兵南還全忠留魏半歲羅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比去蓄積爲之一空紹威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也壬申全忠至大梁　八月朱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爲魏患欲先取滄州甲辰引兵發大梁　九月辛亥朔朱全忠自白馬度河丁卯至滄州軍於長蘆滄人不出羅紹威饋運自魏至長蘆五百里不絕於路又

建元帥府舍於魏所過驛亭供酒饌幄幕什器上下數十萬人無一不備　劉仁恭救滄州戰屢敗乃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軍發之後有一人在閭里刑無赦或諫曰今老弱悉行婦人不能轉餉此令必行濫刑者眾矣乃命勝執兵者盡行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於是境內士民稚孺之外身無不文者得兵十萬軍於瓦橋時汴軍築壘圍滄州鳥鼠不能通仁恭畏其彊不敢戰城中食盡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朱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援兵勢不相及何不

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
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
直爲之緩攻　冬十月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百
餘輩李克用恨仁恭返覆竟未之許其子存勗諫曰
今天下之勢歸朱温者什七八雖彊大如魏博鎭定
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爲温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
幽滄爲温所困我不與之併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
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
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
也克用以爲然與將佐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

彼則可以解圍於我則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召其兵仁恭遣都指揮使李溥將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十二月朱全忠分步騎數萬遣行軍司馬李周彝將之自河陽救潞州　初昭宗凶訃至潞州昭義節度使丁會帥將士縞素流涕久之及李嗣昭攻潞州會舉軍降於河東李克用以嗣昭爲昭義留後會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陵虐唐室會雖受其舉拔之恩誠不忍其所爲故來歸命耳克用厚待之位於諸將之上己巳朱全忠命諸軍治攻具將攻滄州壬申

聞潞州不守甲戌引兵還先是調河南北芻糧水陸輸軍前諸營山積全忠將還命悉焚之煙炎數里在舟中者鑿而沈之劉守文使遺全忠書曰王以百姓之故赦僕之罪解圍而去王之惠也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爲煙沈之爲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爲之留數囷以遺之滄人賴以濟河東兵進攻澤州不克而退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正月辛巳梁王休兵於貝州河東兵猶屯長子欲窺澤州王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悉發京兆同華之兵屯晉州以備之　三月甲

辰唐昭宣帝禪位於梁　夏四月壬戌梁王即皇帝位　乙亥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　五月壬辰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將兵八萬會魏博兵攻潞州　六月康懷貞至潞州晉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副使李嗣弼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塹而守之內外斷絕晉王以蕃漢都指揮使周德威爲行營都指揮使帥馬軍都指揮使李嗣本馬步都虞候李存璋先鋒指揮使史建瑭鐵林都指揮使安元信橫衝指揮使李嗣源騎將安金全救潞州嗣弼克脩之子嗣本本姓張建瑭敬思之子金全代北

人也　晉兵攻澤州帝遣左神勇軍使范居實將兵救之　秋八月晉周德威壁於高河康懷貞遣親騎都頭秦武將兵擊之武敗丁巳帝以亳州刺史李思安代懷貞爲潞州行營都統黜懷貞爲行營都虞候思安將河北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犇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東民餽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思安乃自東南山口築甬道屬於夾寨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排牆塡塹一晝夜間數十發梁兵疲於犇命夾寨中出芻牧者德威輒抄之於是梁兵閉壁不出　冬十一月晉王命李存璋攻晉

州以分上黨兵勢　十二月壬戌詔河中陝州發兵救之　丁卯晉兵寇洺州

三年春正月晉王疽發於首病篤周德威等退屯亂柳晉王命其弟內外蕃漢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珙掌書記盧質立其子晉州刺史存勗為嗣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爾曹善教導之辛卯晉王謂存勗曰嗣昭厄於重圍吾不及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又謂克寧等曰以亞子累汝亞子存勗小名也言終而卒克寧綱紀軍府中外無敢諠譁克寧久總兵柄

有次立之勢時上黨圍未解軍中以存勗年少多竊議者人情恟恟存勗懼以位讓克寧克寧曰汝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將吏欲謁見存勗存勗方哀哭久未出張承業入謂存勗曰大孝在不墜基業多哭何爲因扶存勗出襲位爲河東節度使晉王李克寧首帥諸將拜賀王悉以軍府事委之以李存璋爲河東軍城使馬步都虞候先王之時多寵借胡人及軍士侵擾市肆存璋既領職執其尤暴横者戮之旬月間城中肅然　二月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士卒疲弊多逃亡晉兵猶屯余吾寨帝疑晉王克

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且召匡國節度使劉知俊將兵趣澤州三月壬申朔帝發大梁丁丑次澤州辛巳劉知俊至壬午以知俊爲潞州行營招討使 帝以李思安久無功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更閉壁自守遣使召詣行在甲午削思安官爵勒歸本貫充役斬監押楊敏貞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嗣昭登城宴諸將作樂流矢中嗣昭足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覺帝數遣使賜嗣昭詔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帝留澤州旬餘欲召上黨兵還遣使就與諸將議之諸

將以爲李克用死余吾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
留旬月以俟之帝從之命增運芻糧以饋其軍劉知
俊將精兵萬餘人擊晉軍斬獲甚衆表請自留攻上
黨車駕宜還京師帝以關中空虛慮岐人侵同華命
知俊休兵長子旬日退屯晉州俟五月歸鎭　初晉
王克用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皆疑之晉王存
勗召德威使引兵還　夏四月辛丑朔德威至晉陽
留兵城外獨徒步而入伏先王柩哭極哀退謁嗣王
禮甚恭衆心由是釋然　夾寨奏余吾晉兵已引去
帝以爲援兵不能復來潞州必可取丙午自澤州南

還王子至大梁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遣承業及判官王緘乞師於鳳翔又遣使賂契丹王阿保機求騎兵岐王衰老兵罷財竭竟不能應晉王大閱士卒以前昭義節度使丁會爲都招討使甲子帥周德威等發晉陽 己巳晉王軍於黃碾距上黨四十五里 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

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塡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爲晉人所殺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爲賊所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可見乎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

謂晉王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爲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晉王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旣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帝聞夾寨不守大驚旣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詔所在安集散兵周德威李存璋乘勝進趣澤州刺史王班素失人心衆不爲用龍虎統軍牛存節自西都將兵應接夾寨潰兵至天井關謂其衆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

衆皆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衆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彊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引衆而前至澤州城中人已縱火誼譟欲應晉王班閉牙城自守存節至乃定晉兵尋至緣城穿地道攻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自晉州引兵救之德威焚攻具退保高平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以周德威爲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寃濫禁姦盜境內大治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留絕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

無得差晷刻犯者必斬故能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　潞州圍守歷年士民凍餓死者太半市里蕭條李嗣昭勸課農桑寛租緩刑數年之間軍城完復　壬辰夾寨諸將詣闕待罪皆赦之帝賞牛存節全澤州之功以爲六軍馬步都指揮使　六月帝欲自將擊潞州丁卯詔會諸道兵　秋九月晉周德威李嗣昭將兵三萬出陰地關攻晉州刺史徐懷玉拒守帝自將救之丁丑發大梁乙酉至陜州周德威等聞帝將至乙未退保隰州　冬十月丁巳帝還大梁

三年春三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兼潞州四面行營招討使　秋八月岐王約晉王使攻晉絳晉王引兵南下先遣周德威等將兵出陰地關攻晉州刺史邊繼威悉力固守晉兵穿地道陷城二十餘步城中血戰拒之一夕城復成詔楊師厚將兵救晉州周德威以騎扼蒙阬之險師厚擊破之進抵晉州晉兵解圍遁去

四年鎮定自帝踐阼以來雖不輸常賦而貢獻甚勤會趙王鎔母何氏卒庚申遣使弔之且授起復官時鄰道弔客皆在館使者見晉使歸言於帝曰鎔潛與

晉通鎭定勢彊終恐難制帝深然之　冬十月遣鎭國節度使楊師厚相州刺史李思安將兵屯澤州以圖上黨　十一月己丑以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王景仁充北面行營都指揮招討使潞州副招討使韓勍副之以李思安爲先鋒將趣上黨尋遣景仁等屯魏州楊師厚還陝　上疑趙王鎔貳於晉且欲因鄴王紹威卒除移鎭定會燕王守光發兵屯涞水欲侵定州上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監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聲言恐燕兵南寇助趙守禦又云分兵就食趙將石公立戍深州白趙王鎔請拒之鎔遽命開門

移公立於外以避之公立出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爲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期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乎此城之人今爲虜矣梁人有亡犇眞定以其謀告鎔者鎔大懼又不敢先自絕但遣使詣洛陽訴稱燕兵已還與定州講和如故深冀民見魏博兵入犇走驚駭乞召兵還上遣使詣眞定慰諭之未幾廷隱等閉門盡殺趙戍兵乘城拒守鎔始命石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於燕晉鎔使者至晉陽義武節度使王處直使者亦至欲共推晉王爲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會將佐謀之皆

曰鎔久臣朱温歲輸重賂結以昏姻其交深矣此必詐也宜徐觀之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爲之耳王氏在唐世猶或臣或叛況肯終爲朱氏之臣乎彼朱温之女何如壽安公主今救死不贍何顧婚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宜趣發兵赴之晉趙叶力破梁必矣乃發兵遣周德威將之出井陘屯趙州鎔使者至幽州燕王守光方獵幕僚孫鶴馳詣野謂守光曰趙人來乞師此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比常患其與朱温膠固温之志非盡吞河朔不已今彼自爲讎敵王若與之併力破梁則鎭定皆斂袵

而朝燕矣王不早出師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
鎔數負約今使之與梁自相弊吾可以坐承其利又
何救焉趙使者交錯於路守光竟不爲出兵自是鎮
定復稱唐天祐年號復以武順爲成德軍司天言來
月太陰虧不利宿兵於外上召王景仁等還洛陽十
二月已未上聞趙與晉合晉兵已屯趙州乃命王景
仁等將兵擊之庚申景仁等自河陽渡河會羅周翰
兵合四萬軍於邢洺　丁丑王景仁等進軍柏鄉
趙王鎔復告急於晉晉王以蕃漢副總管李存審守
晉陽自將兵自贊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五千以

從辛巳晉王至趙州與周德威合獲梁芻蕘者二百人問之曰初發洛陽梁主有何號令對曰梁主戒上將云鎮州反覆終為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鎮州雖以鐵為城必為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王午晉王進軍距柏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挑戰梁兵不出癸未復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勍等將步騎三萬分三道追之鎧胄皆被繒綺鏤金銀光彩炫曜晉人望之奪氣周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曜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於軍曰

彼皆汴州天武軍屠酤傭販之徒耳衣鎧雖鮮十不
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
德威自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左馳右突出入數四
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卻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德威
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
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
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
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
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
危矣王不悅退臥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

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褰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焚營退保高邑

乾化元年柏鄉比不儲芻梁兵刈芻自給晉人以遊軍抄之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射而詬之

梁兵疑有伏愈不敢出剉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死

春正月丁亥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瑭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勍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匡衛都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選卒二百援槍大譟力戰卻之建及許州人姓王李罕之之假子也晉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囂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巳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周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

興亡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昳之後飢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時魏滑之兵陳於東宋汴之兵陳於西至晡梁軍未食士無鬭志景仁等引兵稍卻周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帥衆譟於西陳之前曰東陳已走爾何久留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

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囂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不顧剽掠但奮白刃追之梁之龍驤神捷精兵殆盡自野河至柏鄉僵尸蔽地王景仁韓勍李思安以數十騎走晉兵夜至柏鄉梁軍已去棄糧食資財器械不可勝計凡斬首二萬級李嗣源等追犇至邢州河朔大震保義節度使王檀嚴備然後開城納敗卒給以資糧散遣歸本道晉王收兵屯趙州杜廷隱等聞梁兵敗棄深冀而去悉驅二州丁壯爲奴婢老弱者坑之城中存者壞垣而已癸巳復以楊師厚爲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屯河陽收集散兵旬餘

得萬人己亥晉王遣周德威史建瑭將三千騎趣澶魏張承業李存璋以步兵攻邢州自以大軍繼之移檄河北州縣諭以利害帝遣別將徐仁溥將兵千人自西山夜入邢州助王檀城守己酉罷王景仁招討使落平章事　二月己未晉王至魏州攻之不克上以羅周翰年少且邑其舊將佐庚申以戸部尚書李振爲天雄節度副使命杜廷隱將兵千人衞之自楊劉濟河間道夜入魏州助周翰城守癸亥晉王觀河於黎陽梁兵萬餘將度河聞晉王至皆棄舟而去乙丑周德威自臨清攻貝州拔夏津高唐攻博州拔

東武朝城攻澶州刺史張可臻棄城走帝斬之德威
進攻黎陽拔臨河淇門逼衛州掠新鄉共城庚午帝
帥親軍屯白司馬阪以備之會楊師厚自磁相引兵
救邢魏王申晉解圍去師厚追之逾漳水而還邢州
圍亦解師厚留屯魏州趙王鎔自來謁晉王於趙州
大犒將士自是遣其養子德明將三十七都常從晉
王征討德明本姓張名文禮燕人也壬午晉王發趙
州歸晉陽留周德威等將三千人戍趙州　夏六月
帝命楊師厚將兵三萬屯邢州　秋七月趙王鎔以
楊師厚在邢州甚懼會晉王於承天軍晉王謂鎔父

友也事之甚恭鎔以梁寇爲憂晉王曰朱溫之惡極矣天將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僕自帥衆當之叔父勿以爲憂鎔捧巵爲壽謂晉王爲四十六舅鎔幼子昭誨從行晉王斷衿爲盟許妻以女由是晉趙之交遂固　九月帝聞晉趙謀入寇自將拒之戊戌以張宗奭爲西都留守庚子帝發洛陽甲辰至衞州方食軍前奏晉軍已出井陘帝遽命輦北趣邢洺晝夜倍道兼行丙午至相州聞晉兵不出乃止　冬十月甲寅夜帝發相州乙卯至洹水是夜邊吏言晉趙兵南下帝即時進軍丙辰至魏縣或告云

沙陀至矣士卒恟懼多逃亡嚴刑不能禁旣而復告
云無寇上下始定戊午貝州奏晉兵寇東武尋引去
帝以夾寨柏鄉屢失利故力疾北巡思一雪其恥意
鬱鬱多躁忿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衆心益懼
旣而晉趙兵竟不出十一月壬午帝南還
二年春二月甲子帝發洛陽從官以帝誅戮無常多
憚行帝聞之益怒是日至白馬頓賜從官食多未至
遣騎趣之於路左散騎常侍孫隲右諫議大夫張衍
兵部郎中張儁最後至帝命撲殺之衍宗奭之姪也
丙寅帝至武陟段明遠供饋有加於前丁卯至獲嘉

帝追思李思安去歲供饋有闕貶柳州司戶告辭稱明遠之能曰觀明遠之忠勤如此見思安之悖慢何如尋長流思安於崖州賜死明遠後更名凝乙亥帝至魏州命都招討使宣義節度使楊師厚副使前河陽節度使李周彝圍棗彊招討應接使平盧節度使賀德倫副使天平留後袁象先圍蓨縣德倫河西胡人象先下邑人也戊寅帝至貝州　帝晝夜兼行三月辛巳至下博南登觀津冢趙將符習引數百騎出巡邏不知是帝遽前逼之或告曰晉兵大至矣帝棄行幄亟引兵趣棗彊與楊師厚軍合習趙州人也棗

彊城小而堅趙人取精兵數千守之師厚急攻之數日不下城壞復修死傷者以萬數城中矢石將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柏鄉喪敗以來覦我鎮人裂眥今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困窮如此何用身爲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城出詣梁軍詐降李周彝召問城中之備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謀曰某既歸命願得一劍效死先登取守城將首周彝不許使荷檐從軍卒得間舉檐擊周彝首踣地左右救至得免帝聞之愈怒命師厚晝夜急攻丙戌拔之無問老幼盡殺之流血盈城初帝引兵度河聲言五十萬晉忻

州刺史李存審屯趙州患兵少裨將趙行實請入土門避之存審不可及賀德倫攻蓨縣存審謂史建瑭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南方之事委吾輩數人今蓨縣方急吾輩安得坐而視之使賊得蓨縣必西侵深冀患亦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使建瑭嗣肱分道擒生建瑭分其麾下爲五隊隊各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自將一隊深入與嗣肱遇梁軍之樵芻者皆執之獲數百人明日會於下博橋皆殺之畱數人斷臂縱去曰爲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

蓨縣未下帝引楊師厚兵五萬就賀德倫共攻之丁亥始至縣西未及置營建瑭嗣肱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日且暮至德倫營門殺門者縱火大譟弓矢亂發左右馳突旣瞑各斬馘執俘而去營中大擾不知所爲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帝大駭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戊子旦乃至冀州蓨之耕者皆荷鉏奮挺逐之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旣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耳帝不勝慙憤由是病增劇不能乘肩輿留貝州旬餘諸軍始集　乙巳帝發貝州丁

末至魏州夏四月乙卯博王友文來朝請帝還東都丁巳發魏州己未至黎陽以疾淹留乙丑至滑州己巳帝至大梁 戊寅帝發大梁 五月甲申帝至洛陽疾甚 閏月壬戌帝疾增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絕而復蘇 六月戊寅郢王友珪弑帝

冬十一月趙將王德明將兵三萬掠武城至於臨清攻宗城下之癸丑楊師厚伏兵唐店邀擊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

均王乾化三年春二月均王卽位於大梁　三月庚
戌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賜詔不名事無巨
細必咨而後行　夏五月楊師厚與博州刺史劉守
奇將汴滑徐兗魏博邢洺之兵十萬大掠趙境師厚
自柏鄉入攻土門趣趙州守奇自貝州入趣冀州所
過焚掠庚戌師厚至鎭州營於南門外燔其關城壬
子師厚自九門退軍下博守奇引兵與師厚會攻下
博拔之晉將李存審史建瑭戍趙州兵少趙王告急
於周德威德威遣騎將李紹衡會趙將王德明同拒
梁軍師厚守奇自弓高度御河而東逼滄州張萬進

懼請遷於河南師厚表徙萬進鎮青州以守奇爲順化節度使

四年夏五月晉王旣克幽州乃謀入寇克幽州事見晉王滅燕秋七月會趙王鎔及周德威於趙州南寇邢州李嗣昭引昭義兵會之楊師厚引兵救邢州軍於漳水之東晉軍至張公橋裨將曹進金來犇晉軍退諸鎮兵皆引歸八月晉王還晉陽

貞明元年春三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鄴王楊師厚卒師厚晚年矜功恃衆擅割財賦選軍中驍勇置銀槍效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時牙兵之

盛帝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於宮中受賀租庸使趙巖判官邵贊言於帝曰魏博爲唐腹心之蠹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廣兵彊之故也羅紹威楊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時爲之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安知來者不爲師厚乎宜分六州爲兩鎮以弱其權帝以爲然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爲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於相州割澶衛二州隸焉以宣徽使張筠爲昭德節度使仍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筠海州人也二人既赴鎮朝廷恐魏人不服遣開封尹劉鄩將兵六萬自白馬濟

河以討鎮定爲名實張形勢以脅之魏兵皆父子相
承數百年族姻磐結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應行者
皆嗟怨連營聚哭己丑劉鄩屯南樂先遣澶州刺史
王彥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與
謀曰朝廷忌吾軍府彊盛欲設策使之殘破耳吾六
州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骨肉流離生不
如死是夕軍亂縱火大掠圍金波亭王彥章斬關而
走詰旦亂兵入牙城殺賀德倫之親兵五百人劫德
倫置樓上有效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拔白刃止
剽掠夏四月帝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許張彥以

刺史彥請復相澶衛三州如舊制異還言張彥易與但遣劉鄩加兵立當傳首帝由是不許但以優詔答之使者再返彥裂詔書抵於地戟手南向詬朝廷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今我兵甲雖彊苟無外援不能獨立宜投款於晉遂逼德倫以書求援於晉

晉王得賀德倫書命馬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州引兵進據臨清五月存審至臨清劉鄩屯洹水賀德倫復遣使告急於晉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與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頲犒軍密言於晉王曰除亂當除根因言張

彥凶狡之狀勸晉王先除之則無虞矣王默然賴貝州人也晉王進屯永濟張彥選銀槍效節五百人皆執兵自衞詣永濟謁見王登驛樓語之曰汝陵脅主帥殘虐百姓數日中迎馬訴寃者百餘輩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人土地汝雖有功於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栗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爲吾爪牙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張彥之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仍以爲帳前銀槍都衆心由是大服劉鄩聞晉軍至選兵萬餘人自洹水趣魏縣晉

王習李存審屯臨淸遣史建瑭屯魏縣以拒之王自引親軍至魏縣與鄩夾河爲營帝聞魏博叛大悔懼遣天平節度使牛存節將兵屯楊劉爲鄩聲援會存節病卒以匡國節度使王檀代之　六月庚寅朔賀德倫帥將吏請晉王入府城慰勞既入德倫上印節請王兼領天雄軍王固辭曰比聞汴寇侵逼貴道故親董師徒遠來相救又聞城中新罹塗炭故暫入存撫明公不垂鑒信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倫再拜曰今寇敵密邇軍城新有大變人心未安德倫心腹紀綱爲張彥所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衆一旦

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之德倫帥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爲大同節度使遣之官德倫至晉陽張承業留之時銀槍效節都在魏城猶驕橫晉王下令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殺無赦以沁州刺史李存進爲天雄都巡按使有訛言搖衆及彊取人一錢已上者存進皆梟首磔尸於市旬日城中肅然無敢喧譁者　張彥之以魏博歸晉也貝州刺史張源德不從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定糧道或說晉王請先發兵萬人取源德然後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爲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

攻德州隷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二壘旣孤然後可取乃遣騎兵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刺史不意晉兵至踰城走遂克之以遼州守捉將馬通爲刺史秋七月晉人夜襲澶州陷之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待之甚厚遣間使誘彥章彥章斬其使者晉人盡滅其家晉王以魏州李巖爲澶州刺史晉王勞軍於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覘劉鄩營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曲叢林間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帥騎馳突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自午至申乃得

出亡其七騎魯奇手殺百餘人傷痍遍體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王顧謂從騎曰幾爲虜嗤皆曰適足使敵人見大王之英武耳魯奇青州人也王以是益愛之賜姓名曰李紹奇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迹遣騎覘之城中無烟火但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爲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矣晉王曰劉鄩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彼行纔及山下亟發

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黃澤道險堇泥深尺餘士卒
援藤葛而進皆腹疾足腫或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
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爲備鄩至
樂平糗糧且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鄩
諭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
如墜井中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
君親耳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鄩西上自幽州引千騎
救晉陽至土門鄩已整衆下山自邢州陳宋口踰漳
水而東屯於宗城鄩軍往還馬死殆半時晉軍乏食
鄩知臨淸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鄩

再宿至南宮遣騎擒其斥候者數十人斷腕而縱之
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淸矣鄩軍大駭詰朝德威略
鄩營而過入臨淸鄩引軍趨貝州時晉王出師屯博
州劉鄩軍堂邑周德威攻之不克翊日鄩軍於莘縣
晉軍踵之鄩治莘城塹而守之自莘及河築甬道以
通饋餉晉王營於莘西三十里煙火相望一日數戰
絳州刺史尹皓攻晉之隰州八月又攻慈州皆不
克王檀與昭義留後賀瓌攻澶州拔之執李巖送東
都帝以楊師厚故將楊延直爲澶州刺史使將兵萬
人助劉鄩且招誘魏人　晉王遣李存審將兵五千

擊貝州張源德有卒三千每夕分出剽掠州民苦之請塹其城以安耕耘存審乃發八縣丁夫塹而圍之

劉鄩在莘久饋運不給晉人數抵其寨下挑戰鄩不出晉人乃攻絕其甬道以千餘斧斬寨木梁人驚擾而出因俘獲而還帝以詔書讓鄩老師費糧失亡多不速戰鄩奏稱臣比欲以奇兵擣其腹心還取鎮定期以旬時再清河朔無何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又欲據臨清斷其饋餉而周陽五奄至馳突如神臣今退保莘縣享士訓兵以俟進取觀其兵數甚多便習騎射誠爲勍敵未易輕也苟有隙可乘臣豈

敢偷安養寇帝復問鄩決勝之策鄩曰臣今無策惟願人給十斛糧賊可破矣帝怒責鄩曰將軍蓄米欲破賊邪欲療飢邪乃遣中使往督戰鄩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今敵尚彊與戰必不利奈何諸將皆曰勝負須一決曠日何待鄩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未知死所矣他日復集諸將於軍門人置河水一器於前令飲之衆莫之測鄩諭之曰一器猶難滔滔之河可勝盡乎衆失色後數日鄩將萬餘人薄鎮定營鎮定人驚擾晉李

存審以騎兵三千橫擊之李建及以銀槍千人助之鄩大敗犇還晉人逐之及寨下俘斬千計冬十月劉鄩遣卒詐降於晉謀賂膳夫以毒晉王事泄晉王殺之并其黨五人

二年春二月帝屢趣劉鄩戰鄩閉壁不出晉王乃留副總管李存審守營自勞軍於貝州聲言歸晉陽鄩聞之奏請襲魏州帝報曰今掃境內以屬將軍社稷存亡繫茲一舉將軍勉之鄩令澶州刺史楊延直引兵萬人會於魏州延直夜半至城南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延直不爲備潰亂而走詰旦鄩自莘縣

悉衆至城東與延直餘衆合李存審引營中兵踵其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戰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鄩見之驚曰晉王邪引兵稍卻晉王躡之至故元城西與李存審遇晉王爲方陳於西北存審爲方陳於東南鄩爲圓陳於其中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鄩引數十騎突圍走梁步卒凡七萬晉兵環而擊之敗卒登木木枝爲之折追至河上殺溺殆盡鄩收散卒自黎陽度河保滑州匡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帝從之發河中陝同華諸鎮兵合三萬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

城中無備發諸司丁匠及驅市人乘城拒守城幾陷
者數四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
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
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爲公擊之承業卽與
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北門
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卻昭義節度使李
嗣昭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君
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梁兵扼汾河橋君立擊破之徑
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
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詰朝王

檀引兵大掠而還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己出故金全等賞皆不行梁兵之在晉陽城下也大同節度使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張承業恐其爲變收德倫斬之帝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　三月乙卯朔晉王攻衛州壬戌刺史米昭降之又攻惠州刺史靳紹走擒斬之復以惠州爲磁州晉王還魏州　上屢召劉鄩不至己巳卽以鄩爲宣義節度使使將兵屯黎陽　夏四月晉人拔洺州以魏州都巡檢使袁建豐爲洺州刺史劉鄩旣敗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召由是將卒皆搖心　六月晉人攻邢州保義

節度使閻寶拒守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温將兵五百救之温以其衆降晉　秋七月甲寅朔晉王至魏州　八月晉王自將攻邢州昭德節度使張筠棄相州走晉人復以相州隸天雄軍以李嗣源爲刺史晉王遣人告閻寶以相州已拔又遣張温帥援兵至城下諭之寶舉城降晉王以寶爲東南面招討使領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李存審爲安國節度使鎮邢州　九月晉王還晉陽　晉人以兵逼滄州順化節度使戴思遠棄城犇東都滄州將毛璋據城降晉晉王命李嗣源將兵鎮撫之嗣源遣璋詣晉陽晉王徙

李存審爲橫海節度使鎭滄州以嗣源爲安國節度使嗣源以安重誨爲中門使委以心腹重誨亦爲嗣源盡力重誨應州胡人也　晉人圍貝州踰年張源德聞河北諸州皆爲晉有欲降謀於其衆衆以窮而後降恐不免死不從共殺源德嬰城固守城中食盡噉人爲糧乃謂晉將曰出降懼死請擐甲執兵而降事定而釋之晉將許之其衆三千人出降既釋甲圍而殺之盡殪晉王以毛璋爲貝州刺史於是河北皆入於晉惟黎陽爲梁守　晉王如魏州　冬十月晉王遣使如吳會兵以擊梁十一月吳以行軍副使徐

知訓爲淮北行營都招討使及朱瑾等將兵趣宋亳
與晉相應既渡淮移檄州縣進圍潁州
三年春正月詔宣武節度使袁象先救潁州既至吳
引軍還　二月甲申晉王攻黎陽劉鄩拒之數日不
克而去　劉鄩自滑州入朝朝議以河朔失守責之
九月落鄩平章事左遷亳州團練使　冬十月晉王
還晉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
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
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　十一月晉王聞
河冰合曰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度今冰自合天贊

我也亟如魏州　十二月戊辰晉王畋於朝城是日大寒晉王視河冰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楊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使步卒斬其鹿角負葭葦塞塹四面進攻即日拔之獲其守將安彥之先是租庸使戶部尚書趙巖言於帝曰陛下踐阼以來尚未南郊議者以爲無異藩侯爲四方所輕請幸西都行郊禮遂謁宣陵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以來公私困竭人心惴恐今展禮圜丘必行賞賚是慕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勍敵近在河上乘輿豈宜輕動俟北方既平報本未晚帝

不聽已巳如洛陽閱車服飾宮闕郊祀有日聞楊劉
失守道路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扼汜水矣從官皆憂
其家相顧涕泣帝惶駭失圖遂罷郊祀犇歸大梁
四年春正月帝至大梁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敬翔
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宮之中
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先
帝之時奄有河北親御豪傑之將猶不得志今敵至
鄆州陛下不能留意臣聞李亞子繼位以來於今十
年攻城野戰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負束薪
爲士卒先一鼓拔之陛下儒雅守文宴安自若使賀

壞輩敵之而望攘逐寇讎非臣所知也陛下宜詢訪
黎老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臣雖駑怯受國重恩
陛下必若乏才乞於邊垂自效疏奏趙張之徒言翊
怨望帝遂不用　二月河陽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
使謝彥章將兵數萬攻楊劉城甲子晉王自魏州輕
騎詣河上彥章築壘自固決河水瀰漫數里以限晉
兵晉兵不得進彥章許州人也先彥之散卒多聚於
兗鄆山谷為羣盜以觀二國成敗晉王招募之多降
於晉　夏六月壬戌晉王自魏州勞軍於楊劉自泛
舟測河水其深沒槍王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

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甲子王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褰甲橫槍結陳而進是日水落深纔及膝匡國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帥眾臨岸拒之晉兵不得進乃稍引卻梁兵從之及中流鼓譟復進彥章不能支稍退登岸晉兵因而乘之梁兵大敗死傷不可勝紀河水爲之赤彥章僅以身免是日晉人遂陷濱河四寨　秋七月晉王謀大舉入寇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將滄景步騎萬人李嗣源將邢洺步騎萬人王處直遣將將易定步騎萬人及麟勝雲蔚新武等州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

皆以兵會之八月并河東魏博之兵大閱於魏州晉王自魏州如楊劉引兵略鄆濮而還循河而上軍於麻家渡賀瓌謝彥章將梁兵屯濮州北行臺村相持不戰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賴李紹榮力戰翼衞之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命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但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王將出營都營使李存審扣馬泣諫曰大王當爲天下自重彼先登陷陳將士之職也存審輩宜爲之非大王之事也王

爲之擐轡而還它日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顧左右
曰老子妨人戲王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甲
五千於隄下王引十餘騎度隄伏兵發圍王數十重
王力戰於中後騎繼至者攻之於外僅得出會李存
審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爲忠　晉王欲
趣大梁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十二月庚
子朔晉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舍初北面行營招討
使賀瓌善將步兵排陳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瓌惡其
與已齊名一日瓌與彥章治兵於野瓌指一高地曰
此可以立柵至是晉軍適置柵於其上瓌疑彥章與

晉通謀瓌屢欲戰謂彥章曰主上悉以國兵授吾二人社稷是賴今彊寇壓吾門而逗遛不戰可乎彥章曰彊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瓌益疑之密譖之於帝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曹州刺史朱珪謀因享士伏甲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以謀叛聞審澄溫裕亦騎將之良者也丁未以朱珪為匡國留後癸丑又以為平盧節度使兼行營馬步副指揮使以賞之晉王聞彥章死喜曰彼將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賀瓌殘虐失士卒心我若引軍

直指其國都彼安得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戰蔑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雖屠上將其軍尚全輕行徼利未見其福不從戊午下令軍中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趨汴庚申毀營而進衆號十萬　賀瓌聞晉王已西亦棄營而踵之晉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役所至營柵立成壬戌至胡柳陂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

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公何怯也顧李存審曰敕輜重先發吾爲爾殿後破賊而去卽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而至橫亙數十里王帥銀槍都陷其陳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趣濮陽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藉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魏博節

度副使王緘與輜重俱行亦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陂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郎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日向晡賀瓌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為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為所乘諸

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斂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擐甲横槊而進曰賊大將已遁王之騎軍一無所失今擊此疲乏之衆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元城令吳瓊貴鄉令胡裝各帥白丁

萬人於山下曳柴揚塵鼓譟以助其勢梁兵自相騰
藉棄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人裴諲之曾孫也是日
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晉王歸營聞周
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喪吾良將是吾罪也以其子
幽州中軍兵馬使光輔爲嵐州刺史李嗣源與李從
珂相失見晉軍撓敗不知王所之或曰王已北度河
矣嗣源遂乘冰北度將之相州是日從珂從王奪山
晚戰皆有功甲子晉王進攻濮陽拔之李嗣源知晉
軍之捷復來見王於濮陽王不悅曰公以吾爲死邪
度河安之嗣源頓首謝罪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

以罰之然自是待嗣源稍薄　晉軍至德勝渡王彥
章敗卒有走至大梁者曰晉人戰勝將至矣頃之晉
兵有先至大梁問次舍者京城大恐帝驅市人登城
又欲犇洛陽遇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人傷夷逃
散各歸鄉里月餘僅能成軍
五年春正月晉李存審於德勝南北夾河築兩城而
守之晉王以存審代周德威爲內外蕃漢馬步總管
晉王還魏州遣李嗣昭權知幽州軍府事　三月晉
王自領盧龍節度使以中門使李紹宏提舉軍府事
代李嗣昭紹宏宦者也本姓馬晉王賜姓名使與知

嵐州事孟知祥俱爲河東魏博中門使知祥又薦教
練使鴈門郭崇韜能治劇王以爲中門副使崇韜倜
儻有智略臨事敢決王寵待日隆先是中門使吳珪
張虔厚相繼獲罪及紹宏出幽州知祥懼禍稱疾辭
位王乃以知祥爲河東馬步都虞候自是崇韜專典
機密　夏四月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笮
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橫於
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晉王自引兵馳往救
之陳於北岸不能進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
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

於軍門募能破艨艦者衆莫知爲計親將李建及曰賀瓌悉衆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度則彼爲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選效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笮又以木罌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艨艟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度瓌解圍走晉兵追之至濮州而還瓌退屯行臺村

秋七月晉王歸晉陽以巡官馮道爲掌書記中門使郭崇韜以諸將陪食者衆請省其數王怒曰孤爲效

死者設食亦不得專可令軍中別擇河北帥孤自歸
太原郎召馮道令草詞以示衆道執筆逡巡不爲曰
大王方平河南定天下崇韜所請未至大過大王不
從可矣何必以此驚動遠近使敵國聞之謂大王君
臣不和非所以隆威望也會崇韜入謝王乃止　八
月乙未朔宣義節度使賀瓌卒以開封尹王瓚爲北
面行營招討使瓚將兵五萬自黎陽度河掩擊澶魏
至頓丘遇晉兵而旋瓚爲治嚴令行禁止據晉人上
游十八里楊村夾河築壘運洛陽竹木造浮梁自滑
州饋運相繼晉蕃漢馬步副總管振武節度使李存

進亦造浮梁於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笮鐵牛石囷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不聽以葦笮維巨艦繫於土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　冬十月晉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與梁人戰於河壖梁人擊敬瑭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爲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追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敬瑭知遠其先皆沙陀人敬瑭李嗣源之壻也　十一月辛卯王瓚引兵至戚城與李嗣源戰不利　梁築壘貯糧於潘張距楊村五十里

十二月晉王自將騎兵自河南岸西上邀其餉者俘獲而還梁人伏兵於要路晉兵大敗晉王以數騎走梁數百騎圍之李紹榮識其旗單騎奮擊救之僅免戊戌晉王復與王瓚戰於河南瓚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既而大敗乘小舟度河走保北城失亡萬計帝聞石君立勇欲將之繫於獄而厚餉之使人誘之君立曰我晉之敗將而爲用於梁雖竭誠效死誰則信之人各有君何忍反爲仇讎用哉帝猶惜之盡殺所獲晉將獨置君立晉王乘勝遂拔濮陽帝召王瓚還以天平節度使戴思遠代爲北面招討使屯河上以

拒晉人

六年夏四月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以兵襲取同州逐忠武節度使程全暉全暉犇大梁友謙以其子令德爲忠武留後表求節鉞帝怒不許既而懼友謙怨望己酉以友謙兼忠武節度使制下友謙已求節鉞於晉王晉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節度使　六月帝以泰寧節度使劉鄩爲河東道招討使帥感化節度使尹皓靜勝節度使温昭圖莊宅使段凝攻同州閏月劉鄩等圍同州朱友謙求救於晉秋七月晉王遣李存審李嗣昭李建及慈州刺史李存質將兵救

之九月李存審等至河中卽日濟河梁人素輕河中兵每戰必窮追不置存審選精甲二百雜河中兵直壓劉鄩壘鄩出千騎逐之知晉人已至大驚自是不敢輕出晉人軍於朝邑河中事梁久將士皆持兩端諸軍大集芻粟踊貴友謙諸子說友謙且歸款於梁以退其師友謙曰昔晉王親赴吾急秉燭夜戰今方與梁相拒又命將星行分我資糧豈可負邪晉人分兵攻華州壞其外城李存審等按兵累旬乃進逼劉鄩營鄩等悉衆出戰大敗收餘衆退保羅文寨又旬餘存審謂李嗣昭曰獸窮則搏不如開其走路然

後擊之乃遣人牧馬於沙苑郭等宵遁追擊至渭水又破之殺獲甚衆存審等移檄告諭關右引兵略地至下邽謁唐帝陵哭之而還河中兵進攻崇州

龍德元年春正月蜀主吳主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書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遺先王書勸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耳汝它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爲心愼勿效此曹所爲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旣而

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黃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傳眞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四十年至是傳眞以爲常玉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傳眞乃詣行臺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在晉陽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

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它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為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柰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二月趙王鎔養子張文禮使親軍殺鎔盡滅王氏之族獨置其子昭祚之妻普寧公主以自託於梁三月文禮遣使告亂於晉王且奉牋勸進因求節鉞晉王欲討之僚佐以為吾方與梁爭不可更立敵於肘腋且從其請以安之王不得已夏四月承制授文禮成德留後　初

劉鄩與朱友謙爲昏鄩之受詔討友謙也至陝州先
遣使移書諭以禍福待之月餘友謙不從然後進兵
尹皓段凝素忌鄩因譖之於帝曰鄩逗遛養寇俾俟
援兵帝信之鄩旣敗歸以疾請解兵柄詔聽於西都
就醫密令留守張宗奭酖之五月丁亥卒　秋七月
晉王旣許藩鎭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謙
遣前禮部尚書蘇循詣行臺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
廨卽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
又獻大筆三十枚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卽命循以本
官爲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　張文禮雖受

晉命內不自安復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又遣間使告曰王氏爲亂兵所屠公主無恙令臣已北召契丹乞朝廷發精甲萬人相助自德棣度河則晉人遁逃不暇矣帝疑未決敬翔曰陛下不乘此釁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宜徇其請不可失也趙張輩皆曰今彊寇近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支何暇分萬人以救張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於我何利焉帝乃止晉人屢於塞上及河津獲文禮蠟丸絹書晉王皆遣使歸之文禮慙懼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戮趙將符習將兵萬人從晉王

在德勝文禮請召歸以它將代之且以習子蒙爲都督府參軍遣人齎錢帛勞行營將士以悅之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爲之復讎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慟哭曰故使授習等劍使之攘除寇敵自聞變故以來寃憤無訴欲引劍自剄顧無益於死者今大王念故使輔佐之勤許之復寃習等不敢煩霸府之兵願以所部徑前搏取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庚申晉王以習爲成德留後又命天平

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史建瑭將兵助之自邢洺而北文禮先病腹疽甲子晉兵拔趙州刺史王鋋降晉王復以爲刺史文禮聞之驚懼而卒其子處瑾祕不發喪與其黨韓正時謀悉力拒晉九月晉兵渡滹沱圍鎮州決漕渠以灌之獲其深州刺史張友順壬辰史建瑭中流矢卒晉王欲自分兵攻鎮州北面招討使戴思遠聞之謀悉楊村之衆襲德勝北城晉王得梁降者知之冬十月己未晉王命李嗣源伏兵於戚城李存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僞示羸怯梁兵競進晉王嚴中軍以待之梁兵至晉王以鐵騎三千奮

擊梁兵大敗思遠走趨楊村士卒爲晉兵所殺傷及自相蹈藉墜河陷氷失亡二萬餘人晉王以李嗣源爲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同平章事　十一月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張處瑾遣其弟處琪幕僚齊儉謝罪請服晉王不許盡銳攻之旬日不克處瑾使韓正時將千騎突圍出趨定州欲求救於王處直晉兵追至行唐斬之

二年晉王之北攻鎮州也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不攻德勝必襲魏州吾二人聚於此何爲不若分軍備之遂分軍屯澶州戴思遠果悉楊

村之眾趨魏州嗣源引兵先之軍於狄公祠下遣人告魏州使爲之備思遠至魏店嗣源遣其將石萬全將騎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度洹水拔成安大掠而還又將兵五萬攻德勝北城重塹複壘斷其出入晝夜急攻之李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德勝勢危二月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遠聞之燒營遁還楊村　晉天平節度使兼侍中閻寶築壘以圍鎮州決呼沱水環之內外斷絕城中食盡丙午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輕之不爲備俄數千人繼至諸軍未集鎮人遂壞長圍

而出縱火攻寶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鎭人悉毀晉之營壘取其芻粟數日不盡晉王聞之以昭義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昭爲北面招討使以代寶　夏四月甲戌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於九門李嗣昭設伏於故營邀擊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於牆墟間嗣昭環馬而射之鎭兵發矢中其腦嗣昭箙中矢盡拔矢於腦以射之一發而殪會日暮還營創流血不止是夕卒晉王聞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節度判官任圜使督諸軍攻鎭州號令如一鎭人不知嗣昭之死圜三原人也晉王以天雄馬步

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李存進爲北面招討使　閻寶慙憤疽發於背甲戌卒　五月乙酉晉李存進至鎮州營於東垣渡夾呼沱水爲壘　晉衞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以俳優得幸於晉王頗有膂力晉王賜姓名以爲刺史專事掊斂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八月莊宅使段凝與步軍都指揮使張朗引兵夜度河襲之詰旦登城執存儒遂克衞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共城新鄉於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爲梁有晉人失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帝以張朗爲衞州刺史朗徐州人也　九月戊寅朔張處瑾使

其弟處球乘李存進無備將兵七千人奄至東垣渡時晉之騎兵亦向鎭州城下兩不相遇鎭兵及存進營門存進狼狽引十餘人鬬於橋上鎭兵退晉騎兵斷其後夾擊之鎭兵殆盡存進亦戰沒晉王以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爲北面招討使鎭州食竭力盡處瑾遣使詣行臺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下丙午夜城中將李再豐爲内應密投縋以納晉兵比明畢登執處瑾兄弟家人及其黨高濛李翥齊儉送行臺趙人皆請而食之磔張文禮尸於市趙王故侍者得趙王遺骸於灰燼中晉王命祭而葬之以趙將符習爲成

德節度使烏震爲趙州刺史趙仁貞爲深州刺史李再豐爲冀州刺史震信都人也符習不敢當成德辭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當斬衰以葬之俟禮畢聽命既葬即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節度使從之晉王割相衞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乃以爲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加李存審兼侍中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三月晉王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夏四月己巳升壇祭告上帝遂即皇帝位國號大唐大赦改元以魏州爲興唐府建東京又於太

原府建西京又以鎭州爲眞定府建北都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　時契丹屢入寇抄掠饋運幽州食不支半年衞州爲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岌岌以爲梁未可取帝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先是梁天平節度使戴思遠屯楊村留順密與巡檢使劉遂嚴都指揮使燕顒守鄆州順密言於帝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遂嚴顒皆失衆心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爲懸軍遠襲萬一不利虛棄數千人順密不可從帝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梁人志在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

嗣源自胡柳有度河之慚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帝悅壬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自德勝趨鄆州比及楊劉日已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度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燕顒犇大梁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簹判官趙鳳送興唐帝大喜曰總管眞奇才吾事集矣卽以嗣源爲天平節度使

梁主聞鄆州失守大懼斬劉遂嚴燕顒於市罷戴思
遠招討使降授宣化留後遣使詰讓北面諸將段凝
王彥章等趣令進戰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
入見梁王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
用今敵勢益彊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
引繩將自經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
王彥章爲大將不可救也梁王從之以彥章代思遠
爲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爲副帝聞之自將親軍屯
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
鐵槍勇決乘憤激之氣必來唐突宜謹備之　梁主

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爲備舟中兵舉鏁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斬首數千級時受命適三日矣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潘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帝遣宦者焦彥賓急趨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德勝北城撤

屋材爲栰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徙其芻糧
薪炭於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
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鬭飛矢雨
集或全舟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
士卒之半己巳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衆攻楊劉百
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亙河津以絕援兵
城垂陷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
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爲連營以守之楊劉告急於帝
請日行百里以赴之帝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
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乙亥至楊劉梁兵塹壘

重複嚴不可入帝患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今彥章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苟大軍不南則東平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詗知徑來薄我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綴之苟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亡犇梁時隸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臨漳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帝延光因言於帝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

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逼鄆州之路帝從之遣崇韜將萬人夜發倍道趨博州至馬家口度河築城晝夜不息帝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六日王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戊子急攻新城連巨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時版築僅畢城猶卑下沙土疏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遣閒使告急於帝帝自楊劉引大軍救之陳於新城西岸城中望之增氣大呼叱梁軍梁人斷紲斂艦帝艤舟將度彥章解圍退保鄒家口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密表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帝

不從秋七月丁未帝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棄鄒家口復趨楊劉甲寅遊弈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丘驛南段凝以爲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面數彥章尤其深入戊午帝遣騎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梁人益恐又以火栰焚其連艦王彥章等聞帝引兵已至鄒家口己未解楊劉圍走保楊村唐兵追逐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暍死者且萬人委棄資糧鎧仗鍋幕動以千計楊劉比至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爲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

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爲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讒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使將兵會董璋攻澤州甲子帝至楊劉勞李周曰徽卿善守吾事敗矣　八月甲戌帝自楊劉還興唐　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唐兵　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

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爲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爲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爲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馬副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爲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爲陛下捍禦北方段凝晚進功名未能服人衆議詾詾恐貽國家深憂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陛下豈可尚不留意邪梁主皆不聽戊子凝將全軍五萬營於王村自高陵津濟河剽掠澶州諸縣至於頓丘梁主又命王彥章將保鑾騎士及它兵合萬人屯兗鄆之境謀復鄆州以張漢

傑監其軍　庚寅帝引兵屯朝城戊戌康延孝帥百餘騎來犇帝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爲南面招討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帝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爲狹兵不爲少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何則主既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内結宮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不擇才德不校勳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彦章霍彦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斂行伍以奉權貴梁主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爲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陜虢澤潞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霍

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邢洛寇鎮定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偽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帝大悅　九月帝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澶西相南日有寇掠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倉廩之積不支半歲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過瀛涿之南傳聞俟草枯冰合深入為寇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

帝深以爲憂召諸將會議宣徽使李紹宏等皆以爲鄆州城門之外皆爲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以河爲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其志欲以雪家國之讎恥也今已正尊號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己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

在今歲梁令悉以精兵授段凝據我南鄙又決河自固謂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復爲備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意冀有姦人動搖變生於內耳段凝本非將材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旣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糧將盡若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

利深入必無功帝不聽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將攻鄆州李嗣源遣李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遞坊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還保中都戊辰捷奏至朝城帝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已巳命將士悉遣其家歸興唐　冬十月帝遣魏國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興唐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仍命豆盧革李紹宏張憲王正言同守東京壬申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嗣源爲前鋒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

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章以數十騎走龍武大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拔矟刺之彥章重傷馬躓遂擒之并擒都監張漢傑曹州刺史李知節裨將趙廷隱劉嗣彬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廷隱開封人嗣彬知俊之族子也彥章嘗謂人曰李亞子鬭雞小兒何足畏至是帝謂彥章曰爾嘗謂我小兒今日服未又問爾名善將何不守兖州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帝惜彥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傅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

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
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爲梁
將暮爲唐臣此我所不爲也帝復遣李嗣源自往諭
之彥章卧謂嗣源曰汝非邈佶烈乎彥章素輕嗣源
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諸將稱賀帝舉酒屬李嗣源曰
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歸從紹宏輩語大事去
矣帝又謂諸將曰曏所患惟王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
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
以爲傳者雖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鎮兵
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無不

下者若先廣地東傳於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卽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衆舟檝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帝從之令下諸軍皆踊躍願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乙亥帝發中都舁王彥章自隨遣中使問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

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帝知其終不爲用遂斬之丁丑至曹州梁守將降王彥章敗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以彥章就擒唐軍長驅且至者梁主聚族哭曰運祚盡矣召羣臣問策皆莫能對梁主謂敬翔曰朕居常忽卿所言以至於此今事急矣卿勿以爲懟將若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殆將三紀名爲宰相其實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臣前後獻言莫匪盡忠陛下初用段凝臣極言不可小人朋比致有今日今唐兵且至段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臣欲請陛下出居避狄陛下

必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合戰陛下必不果決雖使
良平更生誰能爲陛下計者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
廟之亡也因與梁主相向慟哭梁主遣張漢倫馳騎
追段凝軍漢倫至滑州墜馬傷足復限水不能進時
城中尚有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梁主不從
命開封尹王瓚驅市人乘城爲備初梁陝州節度使
邵王友誨全昱之子也性穎悟人必多向之或言其
誘致禁軍欲爲亂梁主召還與其兄友諒友能並幽
於別第及唐師將至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并皇
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徽盡殺之梁主登建國樓面擇

親信厚賜之使衣野服齎蠟詔促段凝軍旣辭皆亡匿或請幸洛陽收集諸軍以拒唐唐雖得都城勢不能久留或請幸段凝軍控鶴都指揮使皇甫麟曰凝本非將材官由幸進今危窘之際望其臨機制勝轉敗爲功難矣且凝聞彥章軍敗其膽已破安知能終爲陛下盡節乎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此樓誰心可保梁主乃止復召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如卿此策竟可了否珏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爲置傳國寶於臥內忽失

之已爲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戊寅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趙巖謂從者曰吾待温許州厚必不負我遂犇許州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降首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爲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欲自剄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弑梁主因自殺梁主爲人温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疏棄敬李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己卯旦李嗣源軍至大梁攻封丘門王瓚開門出降嗣源入城撫安軍民是日帝入自梁門百官迎

謁於馬首拜伏請罪帝慰勞之使各復其位李嗣源迎賀帝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帝命訪求梁主頭之或以其首獻李振謁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曰吾二人爲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朱氏與新君世爲仇讎今國亡君死縱新君不誅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庚辰梁百官復待罪於朝堂帝宣敕赦之趙巖至許州温昭圖迎謁歸第斬首來

獻盡沒巖所齎之貨昭圖復名韜辛巳詔王瓚收朱友貞尸殯於佛寺漆其首函之藏於大社段凝自滑州濟河入援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爲前鋒至封丘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壬午凝將其衆五萬至封丘亦解甲請降凝帥諸大將先詣闕待罪帝勞賜之慰諭士卒使各復其所凝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臣見者皆欲齕其面抉其心丙戌詔貶梁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珏爲萊州司戸蕭頃爲登州司戸翰林學士劉岳爲均州司馬任贊爲房州司馬姚顗爲復州司馬封翹爲唐州司馬李懌爲懷州司馬

竇夢徵為沂州司馬崇政學士劉光素為密州司戶陸崇為安州司戶御史中丞王權為隨州司戶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貴顯故也岳崇龜之從子顗萬年人翹敖之孫懌京兆人權龜之孫也段凝杜晏球上言曰梁要人趙巖趙鵠張希逸張漢倫張漢傑張漢俊朱珪等竊弄威福殘蠹羣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契丹撒剌阿撥叛兄棄母負恩背國宜與巖等竝族誅於市自餘文武將吏一切不問又詔追廢朱溫朱友貞為庶人毀其宗廟神主帝之與梁戰於河上也梁拱宸左廂都指揮使陸思

鐸善射常於笴上自鏤姓名射帝中馬鞍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鐸從衆俱降帝出箭示之思鐸伏地待罪帝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以豆盧革尚在魏命樞密使郭崇韜權行中書事梁諸藩鎭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帝皆慰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陝州留後霍彥威次之象先輩珍貨數十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旬日中外爭譽之恩寵隆異己丑詔僞庭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及諸將校竝不議改更將校官吏先犇僞庭者一切不問庚寅豆盧革至自魏甲午加崇韜守侍中領成

德節度使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
薦引人物豆盧革受成而已無所裁正　丙申賜滑
州留後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耀州刺史杜晏球曰李
紹虔　乙酉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宗奭來朝復名
全義獻幣馬千計帝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兄事
之帝欲發梁太祖墓斵棺焚其尸全義上言朱溫雖
國之深讎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足以爲
報乞免焚斵以存聖恩帝從之但鏟其闕室削封樹
而已戊戌加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兼中書令以北京
留守繼岌爲東京留守同平章事　帝遣使宣諭諭

諸道梁所除節度使五十餘人皆上表入貢　郭崇韜上言河南節度使刺史上表者但稱姓名未除新官恐負憂疑十一月始降制以新官命之　癸卯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入朝　張全義請帝遷都洛陽從之　乙巳賜朱友謙姓名曰李繼麟命繼岌兄事之以康延孝爲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　廢北都復爲成德軍　賜宣武節度使袁象先姓名曰李紹安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沖紹沖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國家爲唐雪恥溫韜發唐山陵殆徧其罪與

朱温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初梁均王將祀南郊於洛陽聞楊劉陷而止其儀物具在張全義請上亟幸洛陽謁廟畢即祀南郊從之　丙辰復以梁東京爲宣武軍　詔文武官先詣洛陽　甲子帝發大梁十二月庚午至洛陽
二年春二月己巳朔上祀南郊大赦
張溥曰晉襄公墨衰絰敗秦師於殽虜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繼文公而霸晉王李存勗白服出兵破梁夾寨解潞州圍後竟滅梁有

天下大孝先安國家變而合經二者於費誓之義不悖矣晉王志氣遠大年十一從父克用破王行瑜獻捷京師唐昭宗異其狀貌手鸂鶒卮翡翠盤飲之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克用厄於梁憂形顏色晉王慰以遵養待時勿輕沮喪既朱全忠攻劉仁恭於滄州仁恭告急克用怒其反覆未許晉王曰天下之勢歸朱温者十七八自河以北能爲温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不與之併力燕必亡燕亡卽勢益孤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閔其急援之

天下必以爲義是一舉而名實附也此吾復振之時不可失矣克用乃許仁恭和召幽州兵與周德威李嗣昭共攻潞拔之其英雄權略定於夙昔一襲位而趣上黨救鎮定滅燕克魏連拔諸州直入大梁兵敗而復勝師正而出奇詢謀良將決斷胷中履險若夷及鋒卽用至今記其事者少牢祭廟錦囊盛矢過三垂岡而呼先王之靈組係燕父子函梁君臣首而告成功於天非漢高光誰與比烈哉朱温敗衂蓨縣慚憤病劇勉歸洛陽被弒寢殿友貞柔愚材非主器內

任趙巖張漢傑而疎敬翔外用賀瓌段凝而殺謝彥章劉鄩及鐵槍遇擒晉師入汴猶疑忌兄弟殺邵王友誨等五人徘徊登樓揮劍嗟晚然惡盈勢極賢者莫爲子嬰能殺趙高不能延秦子攸能殺爾朱榮不能延魏梁之亡也温實基之奈何以存滅之舉望末帝乎



